

斯坦因中亚考古探险系列

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

斯坦因哈佛大学讲座

[英] 奥里尔·斯坦因 著
巫新华 译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 Innermost Asia and North-Western China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斯坦因中亚考古探险系列

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 斯坦因哈佛大学讲座

〔英〕奥里尔·斯坦因 著 巫新华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斯坦因哈佛大学讲座/(英)斯坦因
(Stein, M. A.)著;巫新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8.8

(斯坦因中亚考古探险系列)

ISBN 978-7-5633-7581-3

I. 沿… II. ①斯…②巫… III. ①考古发现-西北地区
②考古发现-中亚 IV. K872.4 K8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5373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23.5 字数:200千字 插图:147幅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中译本序言

斯坦因是 20 世纪上半叶享誉世界的考古探险家和东方学学者。他于 1862 年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但是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因为他父亲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这样做会使小斯坦因能够融入主流社会,拥有接近外界财富的机会,从而前途光明。斯坦因没有让父母失望,他的确获得了探险时期以来最大的文化财富,成为唯一一位在地理探险和考古探险两方面,以及国际学术界都享有崇高声誉的名人。更为难得的是,他一生一直坚守信仰,1943 年,当他在阿富汗准备再次进行中亚探险考察时,病重不治,临终之前要求一个英国教会为他举行葬礼。

受西方地理探险时期所宣扬的各种社会成功人士典型事例影响,斯坦因从小到老所向往的都是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和中国唐代大和尚玄奘经行的旅程。他花费生命中很大部分时间学习中西亚各种语言和文化,潜心研究历史和地理,用心编织人际关系,而后用其余的时间去探察希腊人连同希腊艺术进入中亚的路线,考察汉唐远征军西进道路和古战场,追寻玄奘经行遗迹。因此,他越过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要隘进一步研究希腊艺术,唤醒沉睡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文化宝库,第一个接触到延伸进入大沙漠的汉长城,首先叩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他的诸多探险考察举措与收获,震惊了世界。

斯坦因在 1900—1901 年、1906—1908 年、1913—1916 年、1930 年先后四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探险。第一次探险出版了《古代和田》(考古报告,二卷,1907 年),《沙埋和阗废墟记》(通俗本,1904 年。1994 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第二次探险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记》(考古报告,五卷,1921 年。1999 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沙埋契丹废墟记》(通俗本,二卷,1912 年。中译本名为《斯坦因中国探险考察手记》,2004 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第三次探险出版了《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考古报告,四卷,1928 年。2004 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第四次探险因中国学术界的抵制而夭折,最后他综合三次探险写了一本《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即本书,1936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一个译本,名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87 年中华书局和上海书店联合再版)。此外,斯坦因还出版了一些其他著作。

在上述论著中,《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和《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是斯坦因的代表作。较全面地记述了新疆汉唐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以及敦煌石室宝藏与千佛洞佛教艺术,其中以大量的文字和图版将上述地区古代各种遗址及其丰富而精美的遗物展现于世人面前,揭开了该地区古代文化面貌和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神秘面纱。此外,书中还详细地描述了深居亚洲腹地的新疆和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山川、大漠、戈壁、雅丹、盐壳等地貌的种种奇妙的景观。斯坦因用他的鸿篇巨制为人们打开了此前未知“世界”的大门,因而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于是那些馋涎欲滴的列强学者和形形色色的探险家也紧随其后,纷至沓来。

斯坦因在编写三部代表作过程中,邀请并集合了当时欧洲各有关领域的一流学者,对各种难度较大的课题进行了长期的专题和综合研究。然后斯坦因以自己丰富的学识和研究成果为基础,总其大成,编撰成书。因此,这三部代表作既是斯坦因的专著,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了当时最高的研究水平。从学术角度来看,虽然现在不难发现其中的错误和瑕

疵,但其主要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学术价值或参考价值,所以斯坦因的三部代表作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沙埋和阆废墟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主要陈述相关各次探险经历,将探险中“所见、所闻、所思告诉普通读者”;是通俗读物,篇幅短小,文字简明,清晰地勾画出各次探险的概况、主要发现、重要收获,以及正式考古报告中未载的一些细节和趣闻轶事等;是读者了解斯坦因的探险活动、主要发现和收获,以及其人其事的捷径。

《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是斯坦因综合他四次中亚探险考察与考古发掘的成果(包括研究成果)而写成的通俗著作。看过其专门学术报告的读者,据此可以流贯前后;没有读过的人,阅读此书也可以得到斯坦因在中国西部,尤其是新疆塔克拉玛干地区探险考察与考古发掘诸方面情况的梗概。书中事实叙述简洁而重点突出,对于中亚历史上各种问题的解读与评述也基本得到学界的认可。故此,《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是我们了解西域以及 20 世纪中国西部探险情况不可多得佳作。

斯坦因著作等身,成绩斐然,基于其声誉,有人对斯坦因赞美有加。殊不知斯坦因的业绩,乃是当时列强垂涎并染指新疆的产物。因此,有必要以斯坦因著作中反映出的问题结合《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新疆档案馆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 年),以及他自己的著作,对斯坦因诸多声誉背后的所作所为略作披露,以正视听。

第一,斯坦因是肩负英国政府政治使命的学者。新疆地处战略要冲,故英国和其他列强“久有觊觎窥伺之心”。为此,他们处心积虑地将魔爪伸向新疆。所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之后,列强诸国负有政治使命的各种探险家纷纷闯入新疆,斯坦因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斯坦因“奉印度政府之使命”(当时印度政府受英国控制),在印度勘探局、大英博物馆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官方机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在新疆进行四次探险活动,对此斯坦因在其著作中从不讳言。那么,斯坦因领

受英印政府什么使命呢?“其目的系借考古迹为名,偷绘我国地图”,“名为考古,实则暗中盗窃吾新古物转运英国”。此外,还有一条就是收集各种情报。斯坦因在《沙埋契丹废墟记》前言中,曾提到他到新疆和河西地区探险的目标和性质,但却未将上述三条包括在内。其实这缄口不言的三条,才是他探险的真实目标和性质,并在四次探险活动中不遗余力地坚决贯彻执行。正因为如此,斯坦因才被英国和印度政府奉为“英雄”,并获得英王授予的印度王国武士勋位和爵士勋位。正是以此为基础,其学术成果才被褒奖有加,他才有机会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亚洲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以及牛津和剑桥大学赠予的名誉博士学位等一系列殊荣。所以斯坦因到新疆探险绝不是纯学术活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执行英印政府使命的政府行为色彩,他在利用学术为英印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服务。所以“命运之神”才对他“格外垂青”。

第二,靠谎言和骗术,并以行贿官员收买走卒等不正当手段而横冲直撞于新疆大地。对于上面提到的三条,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早有察觉。因此,诸如对斯坦因的活动要“随时侦察”,“应即查明禁阻”,“遵照部令严行禁阻通行”,“严密监视其行动,不准到处勾留”,“请飭属防范,严加监视”……不绝于书。但是,斯坦因仍然我行我素,到处横行。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贫弱,吏政腐败,官员贪污成风。斯坦因正是乘此,由英国外交机构出面利用外交手段打压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并以“为发扬中国古时威名”,“但求古路,不论考古搜集之事”等名义进行欺骗;同时还用钱物贿赂各级官员,收买走卒为其张目(斯坦因著作中每有流露。以第四次考察为例,斯坦因就拿出 6000 美元“为运动新省官员费用”,斯坦因甚至明说“只要拿些钞票行贿新疆官吏无不行的”。所以负有监视之责的一些官员,往往以“并无测绘及违约情事”等谎报平安。有的官员甚至以斯坦因有“英、美两政府后援”,不能用“无关实际之考古问题徒伤国际感情”,准斯坦因考察“毫无不妥”,“务请当机立断”,“免误事机”,如若不准“何以对国人”等言

词要挟上级政府。这些丧失民族尊严和国格的腐败官员为虎作伥,是沙漠珍宝流失的我方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虽然已认识到斯坦因以“多谋善窃著闻世界”,“惯于巧取豪夺”,其人“老猾”、“行踪诡秘”,他的话“全系谎言,不足置信”,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政府软弱无能,惧外、媚外,加之这些腐败官员与斯坦因沆瀣一气,从中作梗,致使斯坦因以及其他列强探险家大量劫掠我国西部文物珍宝,扬长而去。

第三,到处收集情报,散布攻击和分裂中国的谬论。斯坦因利用考古和地理考察的名义,深入到新疆各地。所到之处广泛收集当地政府、驻军、民政、民族构成、民情、民俗、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情报,对敏感地区还进行体质人类学考察与测量;广泛收集各地气候、水文、物产(包括矿物标本,甚至采集沙子和土壤标本)绘制高精度地图等方面的情况。凡此所为,有的可以与考古和地理考察挂钩。但是,从斯坦因各种著作中反映的情况看,上述资料早已大大超出学术需要的范畴。

除上所述,斯坦因在著作中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在大量考察材料面前虽然不能否认自古以来中国在新疆行使主权的史实,但是有助于英帝国张目妄图分裂中国领土,宣扬新疆古代是白人的家园以及新疆古代文化西来说,汉人是外来民族,并极力贬低汉文化在古代新疆的地位和作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此,当时中国官方机构也早已知晓,指出斯坦因侮辱中国,“轻薄中华民族之议论,尤堪发指”;对斯坦因“谓我只知有旧中国,我不管什么是国民党的少年中国之喊叫”,“外国人应不理睬”中国,“以前外国人与中国学术团体接洽合作皆是无聊,而且上当。新疆并不能算是中国领土,中国并无中央政府,新疆又不开化,我的老经验依然适用,只要拿些钞(票)行贿新疆官吏无不行的。中国民族的生命已临最后之一日”等谬论予以痛斥。总之,上述情况表明,斯坦因为英帝国主义染指新疆和分裂中国,而充当先行者。

第四,以偷绘高精度地图为己任。斯坦因的四次探险均由印度勘探局

出资、提供先进设备,配备优秀测绘人员,对所到之处偷绘详细地图。从斯坦因著作中可明确看出,他对测绘地图竭尽全力,比考古探查还要上心。为测绘地图他本人或派员均实地勘察,凡山川等各种地貌,山口险隘,古今军事要地和要塞、古今交通线(包括古今军事道路和小路)、交通枢纽、烽燧(烽燧线即是古代军事警戒线)、驿站及古今城镇和居民点、各种水源的位置、水草分布状况等,地图上无不应有尽有。斯坦因测绘地图主要集中在第二、三次探险时期,所绘地图囊括地域之广、涉及腹地之深、其详细和精确程度之高、地图数量之多,远远超出考古和地理学术考察之需要(在《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刊布的地图,仅是其所绘地图的一部分),具有不折不扣的军事价值。在列强诸国探险队中,大规模偷绘地图者只此一家,这大概就是“大英帝国理所当然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见《沙埋契丹废墟记》前言)的真实含义。对斯坦因偷绘军事地图,当时中国政府也非常敏感。在有关斯坦因新疆探险的档案史料中,涉及其偷绘地图的公文最多。档案史料明确指出,斯坦因到新疆的目的是“偷绘我国地图”,他的活动“当不离军事范围”。斯坦因所到之处,“窃伺关系军务要险地段”,“察看险要地方暨照绘地图”,“派人分往各处测绘”,“测绘险要”。“其受印度政府命令来华测量”,“自印度入新、甘之军路详细测绘以去”;斯坦因“携百余万元之巨款,奉印度政府之使命,领测探之专员,结果如何,念之不寒而栗”!所以当时中国政府一再发出“注重国防”,对斯坦因“严加监视”,“绝不能任其自由行动”,“禁止测绘在案”之类命令,不绝于耳。但是,由于前面第二条所述原因,斯坦因偷绘军事地图有禁不止,“此诚吾国家莫大之损失”。

第五,大肆盗掘破坏古遗址,疯狂劫掠大批文物。斯坦因的足迹遍布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天山以北东部地区。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斯坦因几乎盗掘了汉唐时期所有重要的古遗址和遗迹,使遗址和遗迹造成严重破坏,所出遗物也几乎被席卷一空,全部劫往印度和英国。对此,当时

的中国政府指出：“古物保之国境乃尊主权之道”，斯坦因“盗取我国先民遗迹，蹂躏我国固有主权，实为吾族人士一大愤慨”，“此诚吾国家莫大之损失”。因而一再下令不准“斯坦因窃挖古物，测量地形，用副中枢，注意国防，保卫文化之至意外”，并要求地方政府“派员严密监视，不得有发掘古物及携带出境”之事发生。最后，由于屡禁不止，故在斯坦因第四次探险时，当时的中国政府被迫采取“将其驱逐出境”，“庶几主权、国防、国宝皆得保全”之策。但是，斯坦因究竟劫掠多少古物出境，当时中国政府根本不清楚。有的官员也只能笼统地报告“惟查该游历需用车辆、驼只、马匹甚多。询悉每考查一处，举凡一草一木、石块片瓦之属莫不装载而归，是以需用如此甚多”。此类报告虽然语焉不详，但也反映出斯坦因在明目张胆地进行洗劫。关于斯坦因劫往印度和英国的中国古代文物，至今尚无完整的统计。仅从他在著作中披露的情况看，就已触目惊心。

此外，斯坦因在河西敦煌等地以及内蒙额济纳旗黑城等地也大肆盗掘和劫掠，其中尤以对敦煌石室宝藏的劫掠最为臭名昭著。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第22章“藏经洞的发现”、《沙埋契丹废墟记》第65至69章中，详细描述了他及其帮凶蒋师爷为何巧施阴谋诡计，编撰故事，鼓动如簧之舌，欺哄愚昧无知的王道士，以几个小钱步步诱骗王道士上钩，盗取宝藏。事后，还形成文字，津津乐道其如何瞒天过海，在夜色中一次次偷走大量精品。最后装满24箱（一箱的重量相当于一匹马的负荷）写卷，5箱绘画等艺术珍品，全部运往大英博物馆（斯坦因说此后法国伯希和到藏经洞时，藏经尚有15000余卷，绝大部分被其劫往法国。后来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时，又从敦煌石室盗走部分精品）。斯坦因开启盗窃敦煌石室宝藏之先，他与伯希和所盗走的敦煌石室宝藏，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震撼了中国，也使世界为之震惊！

总之，斯坦因劫余之后，新疆汉唐时期的遗址大都遭到破坏，遗物已绝无仅有，敦煌宝藏国内也仅剩少许。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斯

斯坦因乃是中国西部古遗址(斯坦因窃取石窟寺的文物比德国人少,暂不包括在内)最大的盗掘和破坏者,是劫掠中国古代文物的第一大盗。

综上所述,最后就如何看待斯坦因的著作问题,再指出以下六点。

第一,斯坦因的三部代表作,其实就是对他盗掘的遗址、劫掠的遗物进行的整理与研究;他的三部通俗读物则是这种模式简化后的随笔性作品。因此,斯坦因的著作以资料为主体,其价值以资料取胜。在斯坦因的著作中资料与研究,是皮和毛的关系,资料是斯坦因学术成就的基础。归根结底还是中国古代遗迹和遗物本身价值所致,是中国古代文化瑰宝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第二,斯坦因所处时代,是现代考古学的初始发展阶段,其学术报告存在科学性缺陷。另外,由于是挖宝式发掘,往往抢时间,赶“任务”,放纵民工乱掘滥挖(这是遗址遭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随意处理复杂现象或根本未观察到重要现象;加之斯坦因又经常离开现场(大多与测绘有关),因而其所获资料较乱。斯坦因的考古报告即以这样的资料为基础,以自己在现场所做的记录、日记和工人口述情况为线索,按流水账的方式报道遗址、遗迹和遗物的情况。所以斯坦因的考古报告不规范,重要遗址的完整形制布局及其各部位间的关系,遗物组合构成情况,遗迹之间、遗物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绝大多数未交代清楚。所以斯坦因的断代,大都是以钱币、文字资料和少数他能够掌握时代特征的遗物进行推断,研究结论也存在商榷余地。不过,我们应将斯坦因的著作放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研究环境和研究水平中去考虑。正是这样,我们前面才给斯坦因的报告以较高的评价和一定的谅解。第三,就斯坦因的著作而言,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成就(前面已有总体评价,不赘述)是斯坦因坚决贯彻执行英帝国所赋予的使命,并为之奋斗的“敬业”和“献身”精神与其个人学术素质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许多欧洲学者集体智慧的总汇。斯坦因的研究成果,大多与资料夹叙夹议,研究成果不太醒目,但仔细阅读仍能看得清楚。对于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应当从学术角度来看。采取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以学术研究发展的历史眼光进行分析,取其所长,为我所用。同时也必须扬弃其糟粕(主要是斯坦因的立场决定的),特别是他利用遗迹遗物别有用心地攻击中国的谬论,必须坚决批判,以肃清影响。第四,斯坦因的著作和学术成果,是以肆无忌惮地践踏我国主权,疯狂盗掘中国古代遗址并劫掠中国古代文物为前提的。因此,斯坦因的著作即是西方列强侵犯我国主权之铁证,同时也为那段令国人屈辱而心碎的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记录。所以我们在读斯坦因著作时,一定要牢记惨痛教训,勿忘国耻。第五,经斯坦因盗掘和劫掠之后,凡其所涉及的遗址均遭严重破坏,遗物也没有了。所以记录这些遗址和遗物的斯坦因著作,就成为今天研究新疆汉唐考古学的基础资料,其有关敦煌石室宝藏的记录又是研究敦煌学的基础资料之一。这是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假斯坦因之手造成的结果,也是我们不愿意又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的历史事实。第六,根据前面介绍的情况,对于研究新疆考古学和敦煌学,以及一些相关学科的人,或那些想了解这方面情况的朋友,斯坦因的著作不可不读。毋庸讳言,斯坦因的著作对上述诸学科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20 世纪上半叶,在塔克拉玛干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西部,斯坦因的工作都可以算是地理学考察与考古学考察相结合的最佳范例。地质学家、地理学家、传教士、职业探险家和自然学家,从前来过这里无数次,可就没有一个有经验的考古学者前来冒险。斯坦因无疑是考古学者中第一人。

本书此前已有汉译本名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向达先生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作品,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读者了解和利用斯坦因探险考察成果的第一手资料。向达先生翻译时使用的话语、表达方式、专业术语、地名人等,在 80 多年后的今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读者阅读时已经感觉比较费力。再者,向达先生译稿在一些细节上有所省略。另外,当年出版和后来影印的版本以及图片质量较差,阅读和资料利用方面存在很大的缺憾。有鉴于此,我斗胆重译。译文参考了向达先生的文字,某些向

达先生翻译而今仍然在用的名词作了保留处理,特此说明。

中译本序言中的主要观点,多处参考和借鉴了孟凡人先生为笔者翻译的《沙埋契丹废墟记》所作序言之观点,特此声明,并向孟凡人先生表示感谢。再者,由于笔者的专业能力和翻译水准所限,译文一定存在许多不妥之处,在此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巫新华

2008年6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作者序言

本书的目的在于概述我在中国新疆和亚洲腹地及其毗邻地区的探险考察经过。多年来,我一直在那些鲜为人知、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交通极不方便、外人很难到达的地区,进行长期的探险考察。虽然历尽艰辛,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十分兴奋,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不过,那些艰苦的岁月,与整理我三次中亚探险所获得的丰硕成果所花费的时间和遇到的困难相比不值一提。

我所撰写的关于第一、二次探险考察的纪行,以及三次探险考察的十一册四开本详细报告,只是竭尽全力如实记录。其中只有《沙埋契丹废墟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详细记录了我第二次探险考察(1906—1908)的个人经历。以上提到的纪行和考察报告,除了《沙埋契丹废墟记》以外,都早已经绝版,很难再找得到。

从第一次探险考察归来到完成上述各书的写作工作,整整用去了27年。尔后我便得以更加自由地转向亚洲腹地南部一些新的地域进行考古探险。但是每当我想起那些曾经在亚洲腹地的沙海群山之中度过的美好岁月,恍如昨日,一切都历历在目。所以当哈佛大学校长热情邀请我在波士顿(Boston)罗维尔研究院(Lowell Institute)做学术讲座时,我便欣然应承下来,并乘机把自己这些年来的游历和考

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古探险发现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整理，择要写成本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A.斯坦因

1932年9月18日

内容简介

《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是斯坦因综合他三次（1900—1901、1906—1908、1913—1915）中亚探险考察与考古发掘的成果（包括研究成果）而写成的通俗著作。书中事实叙述简洁而重点突出，对于中亚历史上各种问题的解读与评述也基本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全书配有大量遗迹插图，遗址平、剖面图，还有一些遗物图版和一些调查地区的地图，以考古学为核心，并基本上涵盖了前述诸多学术领域，内容十分丰富。因此，本书是我们了解西域以及20世纪中国西部探险情况不可多得的佳作。

20世纪上半叶，在塔克拉玛干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西部，斯坦因的工作都可以算是地理学考察与考古学考察相结合的最佳范例，斯坦因无疑是考古学者中第一人。

作者简介

斯坦因 (Mark Aurel Stein, 1862—1943)，英国人，原籍匈牙利，是20世纪上半叶享誉世界的考古探险家和东方学学者。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探险。其根据探险经过撰有《沙埋和阗废墟》、《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等。

目 录

中译本序言	1
作者序言	1
第一章 鸟瞰亚洲腹地	1
第二章 中国经营西域以及各种文明在中亚的交融	17
第三章 翻越兴都库什山前往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	33
第四章 沙漠遗址的首次发掘	55
第五章 尼雅遗址的考古发现	75
第六章 重返尼雅遗址,探查安迪尔遗址	101
第七章 米兰遗址	117
第八章 古楼兰的探险考察	137